

◆ 微观安庆

徐烈士纪念楼觅踪

陈向东

周日在皖西小城古玩城的地摊上,见到三本残损的民国旧书——《古今楹联类纂》卷九、十、十一。这类民国旧书多为通货,存世量大,本不足以特别留意。真正引起我兴趣的,是书中诸多名楼、祠、亭、庙的楹联里,多处出现了安庆大观亭的联语(如余忠宣殉义处,在清水塘有碑亭,曾国藩麾下悍将、文武全才的安徽巡抚吴竹庄所题之联),以及这首关于“徐烈士纪念楼(在安庆)”的长联。

《古今楹联类纂》是一部编纂于民国时期的对联专书,现存主要版本为民国十一年(1922年)石印本,全本十二册,由武进唐驼署签,已被国家图书馆等机构收藏,作为楹联类重要古籍文献用于研究与推广。

徐烈士纪念楼(在安庆)全联为:

登百尺楼,看大好河山,天若有情,应识四方思猛士,
留一抔土,以争光日月,人谁不死,独将千古让先生。

归来后,心里一直嘀咕:其时皖城之“徐烈士”,该是徐锡麟吧?那徐烈士楼,又在哪里?求助安庆文史老师,有人推测大概率是大观亭旁的望华楼。查资料,却没有直接证据。昨日,试着换个思路,查“民国安庆 徐烈士楼 楹联”,答案终于浮出水面。

这副对联为同盟会首脑之一、辛亥革命主要领导人黄兴所题。

联语创作于清末民初。上联“登百尺楼,看大好河山”以登高览胜起兴,引出对山河破碎、国运艰难的慨叹。“天若有情,应识四方思猛士”一句,化用李贺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及刘邦“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”的诗意,既是痛惜烈士英年早逝,也是寄望后继有人的深情表达。下联“留一抔土,以争光

日月”中,“一抔土”借指烈士楼,“留”字点明民众对烈士的永久怀念。后半句“人谁不死,独将千古让先生”则化用司马迁《报任少卿书》的意蕴,以反诘之语凸显徐锡麟精神的不朽,英名千古流芳。

据史料记载,光绪三十四年(1908),安徽巡抚冯煦在皖城大观亭南侧复建原毁于太平军战火的上达楼,并借杜甫《秋兴》诗“夔府孤城落日斜,每依北斗望京华”之意,将该楼命名为望华楼。楼为西洋外廊式砖木结构。民国后,皖省都督柏文蔚将望华楼改名为徐锡麟纪念楼,楼内陈列有烈士衣冠剑履等。

白启寰先生编著的《安徽名胜楹联集注大全》又载,清末民初名人李丙荣亦为徐锡麟烈士楼撰联:

杰阁四窗开,地扼中原控吴楚;
忠魂一抔在,天留正气壮山河。

李丙荣,字树人,清末民初人,李恩绶之子,编订有《大观亭志》。杰阁,指高大的建筑物,此指大观亭。中原,地域名,约指今河南一带。吴楚,泛指春秋故地,即今长江中下游一带。忠魂,大观亭原祀元朝著名将领余阙,此指清末革命党人徐锡麟。1907年7月6日,徐锡麟刺杀巡抚恩铭失败后被捕,英勇就义于安庆。辛亥革命后,人们在大观亭旁将原望华楼改设为徐烈士纪念楼。一抔,即“一抔土”之省略,指墓,此代指徐烈士楼。

1915年,徐锡麟在安徽巡警学堂的学生、日后成为皖中“统战旗手”“团结老人”、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朱蕴山,夜游大观亭,在徐烈士楼存放烈士衣冠处即兴赋诗:

当年血溅皖公城,江上衣冠扣有声。
薪尽火传人去远,夜潮犹作不平鸣。

◆ 安庆地理

春到六零圩

欧阳玲燕

在慈湖村遇见武昌湖,在板桥村遇见武昌湖,如今到了六零圩村,又一次与它相逢。远处水面的波光,近处被风推起的涟漪,一层撵着一层,无声地奔向岸边。湖水仿佛一直在追着我们,包围着我们。

武昌湖是古雷水的残留部分,因地处古“武昌乡”(今望江县高士镇一带)而得名,意为“武昌乡之湖”。武昌湖之名,明末清初《方輿纪要》已见记载:“漳湖,其上流为武昌湖,在县东北三十里。”清乾隆《望江县志》:“武昌湖,邑东北三十里,源出大、小茗山……下连青草以达于江。”1950年代,人们在最窄处筑起拦鱼石坝和节制闸,湖水从此一分为二。1993年,安九公路跨湖而过,以武昌湖大桥为界,分为上湖与下湖。上湖在西,是武昌湖本体,水域广,水也深;下湖在东,名唤青草湖,水浅,滩涂多,向东连着早已围垦的漳湖。

关于武昌湖地名的由来,还流传着一则故事:此地曾有武昌都督府,取“以武昌盛”之意,后拟建行都,因地基塌陷,城池陷为湖,故名武昌湖。古谣“漳湖府,泊湖县,武昌湖是都督院”说的就是这里。这些传说听起来颇有些意趣——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几个传说,该是多么乏味。

武昌湖,像一位披着蓑衣的老者,不言不语地坐在那里,等着我们走过去。

昼夜温差大,湖面升腾起大片水汽,对岸的楼舍屋宇笼罩在雾气之中,如梦似幻。正是暮春时节,阳光有些炽烈,坝上鲜见可供蔽荫的林木。风被烤得燥热,不多时,便有细密的汗珠从背部、腋下、脸上渗出来。头顶着火炉,人昏昏沉沉。老张脱下外套,居高临下地往我头上一搭,搭成一件“防晒衣”。两只水鸟在湖面上飞翔,白色的羽翼张开,时而一前一后,时而比翼双飞。我张开双臂,情不自禁地呼喊:“太美了,到我这里来吧!”它们也许听到了,又或许没有——垂下修长纤细的腿脚,在水面上滑翔,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。

堤坝靠湖的一侧,边坡已用水泥浇筑,涨水期不再惧怕被拍岸的惊涛掏空。裸露的湖床上,水草肆意生长。《诗经·陈风·泽陂》中有“彼泽之陂,有蒲与菰”的句子。“菰”即菰,也就是茭白的古称;“蒲”是香蒲。上古时菰米为六谷之一,如今茭白成了寻常春蔬,清热生津,健脾开胃。水边还长着水芹,《鲁颂·泂水》里“思乐泂水,薄采其芹”说的就是它。后世以“采芹”喻求学入仕,读书人自号“采芹人”,倒也应了武昌湖畔耕读传家的风气。

堤坝的另一侧,便是六零圩。六零圩是全县九大万亩圩口之一,1958年以前是一片湖滩,每年汛期与武昌湖连成一片。为了开发和利用这片荒滩,沿湖百姓于1959年和1960年先后围垦建成两座圩,取名“五九圩”和“六零圩”,后统称“六零圩”。全圩面积达17.8平方公里,附近部分民众迁移至此,安家落户。2004年4月,六零圩原拦河、湖中、沈联、新建、青草湖五个村合并成一个村,即现在的六零圩村。

站在堤坝上,春风送来艾的清香,那是村民们种植的致富草。极目远眺,潮湿的水田里,旋耕机来回走动,一只只白色的鹭鸟相伴左右,飞来飞去。就是传说中的“牛背鹭”吧?它们也适应了现代农耕技术的变化,机械一响,新土翻出来,它们便可以美美地饱餐一顿。牛拉犁、人赶牛的“春耕图”,“牧童骑黄牛”的放牛娃,都已成为过去时。

一对年轻人正准备给新翻的土地撒底肥。阳光落在他们肩上。一架无人机停在旁边,像一只等待起飞的玄鸟。男子神情专注,指尖轻触遥控器屏幕,确认航线与肥料用量。按下启动键的刹那,螺旋桨瞬间飞转,无人机迅速爬升。轰鸣声中,它按既定线路稳当地掠过一块块稻田,然后悬停在远处一块稻田上方。细小的颗粒从机腹均匀洒落,温柔地附着在泥土上,成为泥土的一部分,然后在泥土中长出新芽。

在村里徘徊。池塘安静地卧在蓝天之下,周围种着果树,枇杷已结出累累果实,毛茸茸的桃子挂满枝头。一只鸟立在浅水里,一动不动——是在听水下的动静,专注地猎捕水中小鱼?树上几声鸟鸣传来,划开寂静的乡村午后,不浓不淡,像水墨画里晕染的不经意的几笔。

◆ 边走边看

伞状古塔的奥秘

华明玥

在安阳老城的天宁寺内,有座始建于五代后周时期的千年古塔——文峰塔。当地朋友自当导游,骄傲地介绍说:“这就是梁思成先生在《中国建筑史》中提到的古塔,可以说是一座用砖木书写的立体史书,我很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它,沉醉于它的美。”

这座塔,最别致之处就在于,从第二层塔身开始,往上的每一层直径都在增大,上檐的雨水不会滴到下檐,在每层的檐下,还用砖质斗拱专门做承托,形成了上大下小的奇特景观,这种看上去十分轻盈的伞状结构,竟可抵御7级地震的摇撼,其奥妙在哪儿?原来,奥妙就在塔基中间的圆形莲花座上。工匠们用金属汁液浇筑出层层莲瓣,这些凝固的液态金属,加大了塔基的牢固度,形成了宝塔的“不倒翁效应”。

抚摸塔身,能清晰感知砖石间严丝合缝的咬合——这座38.65米的五层宝塔没用一根钉子,古代工匠凭借榫卯技艺,就将砖木牢牢嵌合。底层正南门的拱券门楣上,二龙戏珠的浮雕历经风雨,依然遒劲又灵动。八根云龙柱分立塔身八角,两条腾龙在柱身上缠绕升腾,仿佛马上就要冲破

砖面直上云霄。八面外壁的佛教故事砖雕徐徐展开,人物肌肉线条的饱满、衣袂的涟漪,或慈祥或威严的神态,每一幅砖雕,都带有神妙的戏剧张力,可以洞见人物的喜怒哀乐。

塔内为八角形的筒状塔心室,我和朋友沿着旋转台阶攀爬到塔顶,忽觉眼前开阔:塔顶平台足有100多平方米,中间矗立着与塔身风格迥异的藏式塔刹,原来,这是在清代乾隆三十七年(1772),由彰德知府黄邦宁组织修缮的部分,黄邦宁在重修中保留了中国早期莲瓣基座、辽代样式的塔身,并在塔身上嫁接了藏式塔刹,这样,塔影落在天宁寺旁的古桥上,宛若毛笔搭在笔架,藏式塔刹的投影就犹如“毛笔头子”,黄邦宁见状大喜,认为彰德府必将人才辈出,他为塔门楣题写“文峰耸秀”四字,天宁寺塔,就这样改名为“文峰塔”。

当地人深信,轻抚塔刹,能借到“文曲星”的灵气。我和朋友也将手轻轻放在塔刹上,此时,微风徐来,可听见悬挂在八角檐头的铜铎在叮当作响。那明亮的铜音,发人深思又饱含情感。

